

見
霍

读城系列

上海人 活法

沈嘉祿
戴敦邦

——
绘 著

上海人招待亲朋好友很少有铺张浪费的，合乎礼仪才最重要。排场太大，客人也受不了，比如鱼翅鲍鱼燕窝，雪蛤大闸蟹排了队上，客人会觉得主人在有意斗富，吃在嘴里哽在心里。因此，豪华版的鲍翅宴在上海市场并不大。上海人对铺张者的印象不好，吃了也不见情，反而对人说：这小子在企业里一定有签单权的。



上海文化出版社

霍見

读城系列

上海人活法

戴敦邦

—
绘

沈嘉禄

—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I267
28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人活法/沈嘉禄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 8(观)
ISBN 978-7-5535-0234-2

I. ①上…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5166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崔 衡 黄慧鸣

插图绘制

戴敦邦

美术编辑

汤 靖

封面设计

胡斌设计工作室

书名

上海人活法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 号

网址: www.cshwh.com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234-2/I · 079

定价

24.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9670424

螺蛳壳里的彩色蚂蚁

上海人节约的 N 个细节 / 003

上海人的吃相 / 013

螺蛳壳里做道场 / 017

西北风里调徽章 / 023

无限风光在顶上 / 026

寒夜的公共浴室 / 030

一群彩色的蚂蚁 / 034

红木家具的悲喜情怀 / 040

飞刀插在指缝间 / 045	上海人闲话
波洛先生的白煮蛋 / 049	
给万吨水压机喷上红漆 / 052	
失眠时,我听到了牛奶瓶的碰撞 / 056	
看那亭子间的灯光 / 060	
后春节的情感微澜 / 065	
在琴弦上滑行的日子里 / 071	
中学时代的冬妮娅 / 077	上海人闲话
手抄的青春 / 087	
大扫除 / 093	上海人闲话
学习鲁班好榜样 / 097	
婚礼倒计时的小插曲 / 104	
名牌与圣女 / 109	上海人闲话
规则下的舞蹈	上海人闲话
怀旧,上海人的心理按摩 / 117	
上海人的禀赋与性格缺陷 / 125	
上海人,感觉不要太好 / 134	
室内装潢的两个洋相 / 141	

养老院,你去不去? / 144

节俭成癖的“老宁波” / 149

看客又在瞎起哄 / 154

洗头的别样怀抱 / 159

社交,你花了多少钱? / 163

拼盘生活 / 170

一次事先张扬的打包 / 173

丽娜,妈咪送你上学去 / 177

金字塔尖的舞蹈 / 181

情人节晚宴 / 184

浓了 QQ,淡了墨汁 / 188

热力四射的阿姨 / 192

新天地里的流金岁月

劝戴先生画动漫 / 199

石库门里的画画老头 / 203

圣约翰的老歌 / 206

他总在幕后微笑 / 212

老家具上刻图章 / 215

课植园雅集 / 221

新天地里的流金岁月 / 224

王唯铭的“欲望号街车” / 228

Art Deco: 城市浮华的见证 / 231

月份牌里的美人看过来 / 236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后记) / 238

【螺蛳壳里的彩色蚂蚁】

上海人有句话：「不怕
家里天火烧，就怕路上
跌一跤。为什么呢？过
去在社会底层拼打的上
海人，住的是弄堂房子，
亭子间或者二层阁，家
里并无长物，但出门必
须穿着体面。



人家，一块红腐乳笃笃，要过两顿饭呢。』『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是情景下的常用词，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它是城市文明进程中，一个庞大的集聚族生活智慧的高度概括。『做人家』的上海人的集体性格，或许可从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中窥见端倪，在今天呼拉拉奔向小康的二代，这种性格特征依然存在于琐碎的生活细节之中，既是外省人讽上海人的把柄，也是上海人卓然而立的风格——并不会刻意掩饰，或以此为耻。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若能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或许会会心一笑。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其中应该包含『做人家』的谦和睿智。上海人有句话：『不怕家里天火烧，就怕路上一跤。』为什么呢？过去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上海人，住的是弄堂子，亭子间或者三层阁，家里并无长物，但出门必须穿着体面。因也可能去求职应聘，去会客方友，去合炎主意，更因为上海是一个

上海人节约的 N 个细节

节约二字,在上海人口中又呼作“做人家”。如:“张家阿嫂真做人家,一块红腐乳笃笃,要过两顿饭呢。”

“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的常用词,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禀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它是城市文明进程中,一个庞大的集聚族群生活智慧的高度概括。“做人家”的上海人的集体性格,或许可以从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中窥见端倪,在今天呼啦啦奔向小康的 E 时代,这种性格特征依然存在于琐屑的生活细节之中,既是外省人讥讽上海人的把柄,也是上海人卓然而立的风格——并不会刻意掩饰或以此为耻。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若能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或许会会心一笑。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其中应该包含“做人家”的谦和睿智。

上海人有句话:“不怕家里天火烧,就怕路上跌一跤。”为什么呢?过去在社会底层打拼的上海人,住的是弄堂房子,亭子间或者三层阁,家里并无长物,但出门必须穿着体面。因为他可能去求职应聘,去会客访友,去治淡生意,更因为上海是一个势利的城市,向来信奉“让资本说话”的信条,世俗地把人分成许多等级,惯于以貌取人,穿着俭朴会失去许多机会,更有可能遭受屈辱。想当初,鲁迅先生去华懋饭店看望

来访的萧伯纳,不是被势利的门卫挡在外面,只得从后门进去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上海人的消费意识是城市化的,希望自身合乎时尚潮流,以衣着为消费符号,在社交圈内便于呼朋引类。

上世纪初,上海人对流行了三百多年的旗袍作了大胆改良,剪短了袖子,拔高了领口,勒紧了腰身,开大了袍叉,使女性的形体变得美丽诱人。而领风气之先,作出这种改良的,竟然是青楼女子。很快,在已经能通过报纸、画报、明信片、月份牌等媒体接受时尚信息的良家妇女中获得热烈响应,时尚服饰水银泻地般地流行开来。上海女性的开放在于,并不以旗袍的时尚样式烙上了“花国总统”的审美印记为耻,而是抱实用主义心态,拿来为我所用,随后立即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认同,尤其为活跃于小报小刊的文化人所击赏,在流行文化的层面上构成对清末政权的狠命掌击。

今天,我们从泛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民国年间上海妇女的服饰是非常西化的,即使是中装,也改良得合乎国际潮流,合乎人体美学,充满人情味。上海的服饰透露出一种很开放、很轻松、很自信的心态。

上海人的这种禀赋在经济短缺时代再一次体现出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比如做衣服时的套裁,就是一种利用有限的计划经济票证和资金,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通常是两个关系较好的小姐妹,有着相似的审美情趣和消费能力,量体裁衣的这个“体”也基本相当,共同出资购买一块布料,然后通过巧妙的安排做成两件衣服。衣服做成后,她们还会并肩招摇过市,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理财能力和生活品位。

在那个文化信息相当闭塞的特定阶段,上海的女性却能从外国电影女主角的服饰上发现异国风尚的蛛丝马迹,比如用普遍认同的“阿



短缺经济时代的上海人“表面风光,内心沧桑”,这种沧桑,也是生活压力所致吧。

尔巴尼亚花”编结一顶滑雪帽或一副并指绣花手套,为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加点色彩。后来还从越南电影里见识了一种轻便的夏衫,一块碎花细布,对折后上面剪一个洞,两边对称剪两个洞,略微收一下腰,左右缝拢,就成了一件套衫,市民管这叫“越南衫”,女孩子都爱穿,凉快、省钱,当然也相当性感,胳膊露得像两截白藕,以至于后来我就读的中学就明令禁止女学生穿越南衫进校。

当时上海人结婚,嫁妆里必备一台蝴蝶牌或蜜蜂牌缝纫机,女主人如果心灵手巧的话,一家人的四季衣服都包圆了,美化自己的成本大大降低。

上海人对中国服饰史最杰出的贡献还是发明了“节约领”(俗称“假领头”),发明者真是激发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伟大灵感来剪裁这只领子。节约领的妙处在于用最少的布料维持了上海人的体面,而且换洗起来也相当方便。有些节约领做得非常考究,领子是百折不挠的硬扎,系领带也不会露拙,所需纺织品专用券仅为区区一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东路时装公司底层还辟有节约领专柜,每天围着许多顾客,保持了强劲的销售势头。上海的节约领以花色繁多、内衬挺括、线脚均匀、价廉物美而风靡沪上、行销全国。

顺便说一声,在上海人发明节约领的时候,法国人发明了比基尼泳装。它们有一个共性:所需布料最少。而本质的区别在于,比基尼是外向型的,穿上后能够充分展现美丽的胴体,节约领则是内敛型的,穿上后可以藏拙。穿节约领系领带后来就成了外省人嘲笑上海人的一个典型细节。

与节约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绒线领头,那是贴在女式大衣领子

上面的。女式的棉质风雪大衣，一般是灰色的，领子容易脏，也不够厚实，聪明的上海女孩子就从家里找出编结绒线衫的剩余材料，两三个人聊天的当口就可以轻松完成，既保暖又时尚，还能使大衣领子免遭污损。

上海是一个产业城市，于是工厂的劳防用品也被上海人开发出来。比如纱手套，一年可以省几副下来，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再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保暖性稍差，但聊胜于无。同样，劳动布的工作服也能省下来，改一下让正在嗖嗖上蹿的孩子穿，在中山装一统天下的那个时候，这种劳动服与“文革”前小青年爱穿的茄克衫略微相似，但劳动服沾了工人阶级的光，你还能拿它说事。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指责上一代人素质低，惯于揩公家的油，拿劳防用品做生活资料，但从那个时代熬过来的人只会泛起一层心酸。那时候，有一个口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据说是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即使缝缝补补之后，那件破衣服也舍不得扔掉，按线缝拆开，刷了糨糊裱硬衬，可以做鞋面。那年头男的穿松紧鞋，女的穿搭襻鞋，冬天则有蚌壳棉鞋，黑面白塑料底，三元六角一双，对多子女家庭而言，也是不小的开销，自己做就省多了。硬衬是鞋面的里衬，然后再配黑色直贡呢鞋面和黑白两色滚条，内衬白布。鞋底有两种，一是布的，自己纳，穿起来很轻巧，很适宜坐办公室的人穿，为了防潮，还可以到皮鞋摊钉一副前后掌；二是塑料底，店里也有卖，一元零五分一副。鞋面鞋底配齐后，送皮鞋摊请老师傅绱一端。我们弄堂旁边一个鞋摊，由四个聋哑师傅组成，手艺精进，远近闻名，盖因他们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耳。破布的另一种出路是扎拖沓。上海人一向是爱清洁的，亭子间

虽然仅能容膝,但地板始终一尘不染。

那时候的上海布店,还经常出售零头布,所需布票很少,价钱也便宜,是家庭主妇的最爱。零头布若买得巧,可以做外套、短裤、马夹等。还有一种边角料论斤买,比如三角形的彩色织锦缎的边角料,难不倒聪明的上海女人,照样能拼出被面子、窗帘及沙发套来。

“文革”刚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布票还在发挥作用,但爱美的热潮已悄然涌动。于是上海的服装店推出一种两面穿的两用衫,一面是咖啡色的灯芯绒,一面是藏青色或米黄色的卡其布,一鸡两吃,温柔地抚慰了一颗颗爱美的虚荣心。

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水,早就充分利用了,淘米水再用来洗菜,洗衣服的水再用于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桶洗衣水用来冲水泥地,随着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一会在弄堂里纳凉就不会感到暑气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都有一两口井,近井楼台先得水,可以镇西瓜啤酒、洗衣服、拖地板,每周一次的里弄集体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纳凉用的蒲扇,烫了姓氏以防流失,滚了布边致使耐用。

电,也是用得很省的。特别是夏天,户外活动时间增加,家里的灯就开得少,孩子看书打牌吹牛皮都围聚在路灯下。也有从家里拖一根电线出来的,看电视,吃老酒,左邻右舍也来借光。

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水龙头和电表曾经是一幢房子里的所有居民合用的,然后按人头分摊到每家每户。这笔账我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就无比庄严地计算过,四舍五入,七上八落,算得我头皮也要抓痛。电灯以40瓦为界限,收音机以六管为界限,分一盞或半盞,算水费也是如此绞尽脑汁。偶尔来了外地客人,或知青回沪探亲,住十天以上,就算半

个人。当时一条弄堂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孤老头，为省几个小钱索性剪掉电线，点菜油灯算了。后来由政府贴钱，给每家都装上水表电表。照理说情况应该有所改善吧，怪了，上海人会在水龙头上罩一只马口铁罐头，小铁条横插贯通，上锁一把，以防盗用，此种情景常遭外地人嘲笑。但这些措施到位后，水电资源大大节约则是明显的好处。不仅是石库门房子里的居民如此，新式里弄房子里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居民也秉承这个思路，煤气开关照样加装一把锁。

上海人在饮食上也是很“做人家”的。上海人爱吃泡饭，常遭外省人讥笑，其实这种开水泡软的冷饭，是最最节省能源的。寒冬腊月，上海人还喜欢吃菜泡饭，隔夜冷饭加吃剩的冷菜共煮一锅，相当暖胃。上海人居家的招牌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切末猪肉切丝，炒得入味，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以示改善伙食。这道菜的妙处还在于，可以全家分而食之，又不及红烧肉那样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负笈海外的游子，回国后最解馋的早餐往往就是母亲下厨做的一碗咸菜肉丝面。

上海人对单位福利的享受是坦然的，比如食堂里有馒头供应，买几只回家哄孩子，肉馅、菜馅、豆沙馅的都比点心店里卖的便宜一两分。有一老先生，爱吃王家沙的鲜肉汤团，但他只吃汤团皮，留着鲜肉馅心带回家，中午放几棵菜心一煮，就是一道菜心肉圆汤了。如此用心的算计是老一代上海人的习惯。

以前上海人在饭店打牙祭，从来不铺张，吃不完的一定要打包。办酒席吧，客人一定要把走油蹄髈留下，让主人带回。一来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二来上海风俗，新郎新娘应向媒人送十八只蹄髈。十八只当然是个口彩，但全身而退的蹄髈在婚礼之后确实有很大的用处。这也是上

海人的厚道所在。

上海的女人善于持家，上海的男人也不赖。那时候，比老式煤油炉更省油、更有利于聚集热能的八芯煤油炉也是自己用废旧马口铁罐头敲出来的。三角铁可以焊成金鱼缸，旧铅皮敲成台式八瓦小日光灯灯罩灯座。20世纪70年代，弄堂里到处可见上海男人在做木工活，刨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橱、床边柜、写字台、沙发，就这样捣鼓成功了。而且这些家具都是用废木料做的，比如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家具厂清理的下脚料等，凭户口簿划区限量供应。有些聪明的男人还会串棕绷，用打包用的尼龙带，很费力地将软皮塌里的旧棕绷串紧，一点也不输给席梦司。

那时候，家有一辆自行车，绝对是富足的象征。上海男人有了自行车后，必定要学会保养修理，换个胎啊，给轴承上上牛油啊。换下来的内胎，留着补胎用，多余的可以做木拖板的鞋帮，还可以钉一小段在石库门大门的边缘，开关时就没有烦人的声响了。外胎呢，可以打鞋掌，布底鞋打了橡胶底后很经穿。当时，家门口停一辆坚固无比的十八型凤凰锰钢牛皮鞍座自行车，真比今天停一辆大奔还来得风光呢。

大人的节约禀性当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在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得学会理发，休息天搬一只方凳在弄堂里，依次给孩子理发，剃成马桶头别哭，头发短了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不会像今天那样拿去做酱油，而是镗煤炉。碎头发与泥混合，赛过三合土里插了钢筋。孩子的课本用过期的挂历当包书纸，用到期末考试封面也不会破的。草稿纸有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出来的纸边，两三寸宽，三五分能买一大叠，保用一学期呢。课余时间帮大人做煤球，拆开旧信封翻个